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范晓 李熙宗 戴耀晶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范晓 李熙宗 戴耀晶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范 晓 李熙宗 戴耀晶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54,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50 本

ISBN 7-5320-5867-0/G · 6022 定价:(软精)13.20 元

**Studies on Valent Grammar
in Modern Chinese**

Chief editors:

Shen Yang

Zheng Ding'ou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目 录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范 晓 高顺全 (1)
----------------	---------------

——胡裕树先生的语法研究和治学精神

谈谈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	文 炼 (10)
-------------------	------------

关于三个平面的互动关系	陆丙甫 (15)
-------------------	------------

结构主义和汉语语法学	戴昭铭 (32)
------------------	------------

对一些普遍语序现象的初步解释	金立鑫 (44)
----------------------	------------

关于汉语词的形态问题的讨论	陈光磊 (57)
---------------------	------------

词类划分:(广义)形态与原型理论的嫁接	卢英顺 (66)
---------------------------	------------

汉语句法结构中的主语	范 晓 (77)
------------------	------------

汉语主语范畴及判别	王一平 (94)
-----------------	------------

论动元	高顺全 (108)
-----------	-----------

从空间到时间的汉语语义结构塑造	杨 宁 (122)
-----------------------	-----------

“前”的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	戴耀晶 (131)
---------------------	-----------

语义场理论和词类的划分	张 黎 (141)
-------------------	-----------

逻辑感、语感与语用研究	范开泰 (152)
-------------------	-----------

语法的语用平面研究漫议	吴为章 (159)
-------------------	-----------

汉语语体研究中引入时间范畴的几点思考	
--------------------	--

.....	李熙宗 霍四通 (171)
-------	---------------

施事名词后现的句法语义限制及有关功能解释 ...	黄锦章 (187)
--------------------------	-----------

介词句研究	[日本] 西棋光正 (203)
-------------	-----------------

关于现代汉语被动句的感情色彩	[韩国] 金允经 (218)
----------------------	----------------

0869/50

支配式动词及其构成的句式	吴锡根 (233)
语境与否定比较句	殷志平 (248)
中国语文现代化：目标、现状与对策	卞觉非 (257)
现代吴语入声变化述略	许宝华 (269)
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及其研究价值	游汝杰 (279)
20 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述略	严 修 (291)
论宋代诗歌修辞研究的几个特点	宗廷虎 李金苓 (303)
语气词“呢”、“哩”分合论	孙锡信 (315)
后记	(325)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胡裕树先生的语法研究和治学精神

范 晓 高顺全

胡裕树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高等教育和语言研究工作,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先生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先后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十本专著(含与人合作),还主编过辞书四种,教材四套。其中原教育部指定的高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迄今印数已达一百四十多万册,不仅为国内众多高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和台湾也有重版本和繁体字本,在韩国也有了翻译本。

胡先生语言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汉语语法。他的学术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方面。

首先是他的广义形态理论。“广义形态”这一术语最早由胡先生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大师方光焘教授在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来的。胡先生师承和发展了广义形态理论,并在《语法学的组成部分》《词的范围、形态、功能》《词的分类》等重要文章里对广义形态的定义、性质、范围、地位、功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研究汉语形态要从汉语的具体情况出发,按照汉语自己的特点找自己的形态。不能把西洋语言的形态观念硬往汉语身上套,从而把汉语的形态限制在狭义形态(屈折变

化)的范围内,相反,应该特别重视汉语“广义形态”的地位。所谓广义形态,指的是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结合能力的表现。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不是对立的,后者包括在前者之内,狭义形态只是广义形态外在的表征罢了。这也就是说,广义形态除了单个词的形态变化外,还包括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语词的重叠,音变以及先后次序等等。

广义形态是区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用它来区分汉语的词类,有三个明显的优点:第一,不以孤立的词为对象;第二,不必考虑词的概念意义,如果说意义,那是讲词的功能意义即语法意义;第三,不必在句中分类,更不是“依句辨品”。这样分出来的类比较科学,也比较实用。现在,一般的语法教科书在讲到词的分类时,都强调要凭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分类,这是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进步。更可贵的是,胡先生并不以广义形态理论解决了汉语词类问题为满足,而是把它升华到语言学理论的高度作更深入的论述。他由汉语这一个别语言的形态推及普通语言学的形态学理论,认为在其它语言里也存在类似汉语广义形态的东西,如日语里丰富的助词。他还说,广义形态也可以直接就叫“形态”,包括有标记的(狭义形态)和无标记的,普通语言学的形态理论只有兼及这两方面才是完善的。

胡先生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关于析句方法的理论。分析句子结构,归纳句型历来是汉语语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语法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采用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但成分分析法有明显的缺点:不能反映也无法分析语言结构的层次,因而也就不能说明很多语法现象。随后出现的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句法分析只讲层次分析不讲成分分析同样有问题:层次分析在归纳句型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胡先生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比较了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决定把二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一条析句方法的革新之路。

这种革新首先体现在他主编的教材《现代汉语》(修订本)里,这部教材一反传统语法学的中心词分析法,采用了“成分分析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析句方法上十分有益的探索。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用这种结合法分析句子,既能定成分,又符合句子构造的层次。它不求一个词同一个句子成分互相对应,不强分基本成分和连带成分,它自始至终贯彻层次的观点,……顺情合理,有条不紊;较容易理解,也不难接受。”^①所以这种分析法不但具有科学性,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效的。现在一般的语法教科书也都采用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胡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无疑起了榜样的作用。

胡先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就析句问题在理论上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句子结构的分析,是现代语法学的中心。句子分析既有个起点即方法问题,还有个终点即目的问题。传统的析句方法是在理解词的具体意义和句子的整体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从意义到形式,句子成分要凭意义才能划分出来。但语法上要分析的是句子结构形式所表示的结构意义,而不是词的具体意义或句子的整体意义,尽管它们之间不是全无关系,但是决定结构意义的是语言的结构系统。分析任何语言的结构,都必须从形式到意义。传统的析句方法之所以颠倒了程序,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析句的目的没搞清楚。在语法上,句子结构分析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确定句型。句型是从许多具体的句子中抽象出来的,分析归纳句型,是着眼于“生成”的能力而不是不必要的描写。“我们应该从划分成分、配置成分到给句子寻找主语、谓语等等的循环中解脱出来,致力于分析句型,建立句型,把语法分析方法的研究同句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从而把句型的探讨提高到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上来。”^②在对句型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胡先生又深入研究了句型和句类的关系、影响句型的因素、

确定句型的步骤等问题,进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汉语句型体系,归纳总结出了一个既简明实用,又具有科学性的现代汉语句型系统。

胡先生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又一重大的贡献是他和张斌等先生倡导的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

传统语法理论过分偏重意义而忽视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不利于语法教学,也不利语法研究的发展。因此,它后来被结构主义语法所取代实属必然。结构主义语法主张通过形式谈意义,其理论较传统语法有明显的进步。但是,结构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在实践上往往过分重视形式,忽略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语言,显然是不够全面的。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语法学者开始学习、借鉴、参考国外诸多语法理论,结合汉语实际,对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积极有益的反思。这突出表现在析句方法的嬗变上。1982年以来,析句方法经历了从成分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等一系列的变革。这些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但也都有明显不足。而“完备的科学的语法分析要遵循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描写与实用相结合的原则。”^③这是语法研究发展的趋势,也是语言科学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越来越多的语法学者发现以往的研究流于片面、单一,主张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有机结合,并加强动态方面的研究。于是,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胡裕树先生正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之一。早在1981年,胡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在讲到语序时就率先指出:“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1982年,胡先生在《句子分析漫谈》(与文炼合作)一文中改“语法”为“句法”,把句法、语义、语用并提,认为这三者都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1985年,胡先生在长篇论文《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与范晓合作)

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使语法学有新的突破，在语法研究中必须把三个平面区别开来，……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动态和静态相结合，描写性和实用性相结合。”^④该文的发表，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此后，随着研究队伍的日趋壮大，三个平面理论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从1981年至今，胡先生一直致力并指导着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重要的有：《句子分析漫谈》（胡附、文炼 1982）、《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1982）、《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炼、胡附 1984）、《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范晓 1985）、《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与范晓合作，1992）、《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胡裕树、范晓 1994）、《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1994）等。其中最后一篇全面、集中地体现了胡先生对三个平面的理解和阐释。在胡先生看来，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体，即包含着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三个平面各有其形式和意义，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和制约。三者之中，句法是核心，因为句法结构是句子结构的基础结构、内层结构，语义要通过句法表现，语用要在句法基础上才能显示出来，语义和语用发生关系也不能脱离句法。所以在研究一个句子时，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力求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

在致力于三个平面理论大厦构建的同时，胡先生还在具体的语法研究实践中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如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的分析问题，汉语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或名词化问题等。

三个平面理论正在使汉语语法研究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精密化。由于它既是一种语法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因而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解释力。它“不仅拓宽了语法研究领域,而且为深化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思路,可能给整个语法研究带来新的突破”。^⑤事实上,它已经成为 90 年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趋势。

在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胡裕树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研究风格。他治学最重要的特点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并用以指导语法研究。50 年代他这么做,今天他仍然认为应该这么做。他指出,治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一点马列主义。我们要搞学术研究,总得有一套思想方法,这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这个武器。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反映在胡先生对汉语语法学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50 年代初期,曾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的类别,也有人认为词的分类在汉语研究中没有什么重要性。胡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的原则出发,主张“词类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类,是语言表现出来的类”。尽管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词类,但汉语有词类的区别是肯定的,区分词类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是肯定的。在此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汉语词类的特点,提出了划分词类的合理标准。这种标准今天看来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原理还被他用来处理语言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语法的民族特点和语言的共同性不是对立的”,“我们研究语法,既要注意它的共性,又要注意它的特点,并且要把特点放在共性的一定位置上去考察,去理解。”^⑥这一理论原则对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何处理“理论和事例”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胡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材料、理论和事例是辩证的统一的思想,提出了语言理论的研究和语言事实的调查都应当重视,不可偏废的指导原则。回顾汉语语法学史,胡先生深感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重要。他说,“拿词类问题的讨论来看吧,问题的症结是在用例上呢,还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这次讨论收获较

大,不正是由于对词类的性质、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对分布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才取得的吗?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收获较小,不正是由于我们对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对析句的方法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而造成的吗?因此,理论和方法上的追根究底和事例方面的周密调查必须双管齐下。就整个汉语语法学的情况来看,应当如此;就语法总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也应当如此。”^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汉语语法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忽视理论研究,忽视科学假设的偏向。针对这种情况,胡先生就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往往能率先提出一些语法科学全局的大问题,发人深思。

胡先生语法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断探索”。这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总原则。他善于吸收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同时又密切结合汉语实际。他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不盲目崇洋,但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完全应该借鉴。”他在析句、归纳句型问题上就曾借用生成语法关于“生成”的观点。他说,“对于研究和建立句型,我们认为‘生成’(generation)的概念是可以借来一用的。人们能够创造许许多多的句子,能够听懂许许多多的句子,这就是生成。”当然,这种借鉴“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立足于汉语语法科学的现代化。”并且要“有继承,有改造,有革新。”^⑧胡先生从不标榜自己的语法理论是属于哪一派的。他倡导的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从来源上说是受到了西方符号学、语用学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以及系统功能语法等的优点。而这些优点能够在三个平面的理论框架内各就各位,相安无事,发挥着各自的积极作用,中间自然包含着胡先生的创造性的劳动。

继承和发展问题是每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继承没有发展是不行的,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

升华,理论才可能建立,研究才能够深入。胡先生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他的关于广义形态的理论及析句中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关系的典范。

正是因为立足革新,不断探索,所以胡先生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站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前沿,影响着语法理论研究的潮流和方向。50年代,胡先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积极参加当时的汉语词类问题,主语宾语问题以及单句复句问题三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发表了很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显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思辨能力。他和张斌(文炼)先生稍后共同出版的专著《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80年代初期的析句方法问题大讨论中,胡先生对汉语句子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他和张斌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句子分析漫谈》是极富有启示性的文章,受到语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在最近的十余年里,胡先生倡导的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他的有关文章不断指引着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方向。

团结合作、共同进取是胡裕树先生治学精神的又一特点。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学术团体、学术流派都得依靠合作才能发展,语言研究也不例外。胡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和张斌先生从1952年起就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共同出版了三部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在学术观点和不少成果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合作的还有林祥楣等先生。他们的友谊、合作和进取精神在汉语语法学界传为佳话。

胡先生不仅是个语言学家,而且还是个教育家。他长期为中文系的学生上课;主持过复旦大学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同陈望道先生合招语法修辞专业研究生,以后一直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总数不下数十人,真可谓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胡先生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

既教给学生知识,又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不强求学生与自己持同一看法,讲求学术上的民主。如今,胡先生的很多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胡先生的教导有方。

今年是胡先生的 80 华诞,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附注

① 饶长溶《谈谈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的析句方法》,《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②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47 页,商务印书馆,1989。

③④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⑤ 《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3 期。

⑥ 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132 页,商务印书馆,1989。

⑦⑧ 林裕文《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982 年第 4 期。

参考文献

胡附、文炼 1990 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商务印书馆。

张斌、胡裕树 1989 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裕树主编 1981 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裕树、范晓 1985 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大学报》第 2 期。

胡裕树、范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 2 期。

胡裕树 1992 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语文学习》第 11 期。

胡裕树 1994 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复旦学报》第 5 期。

谈谈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

文 炼

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不区分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马氏文通·例言》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这里的“读”并不是短语的同义词，虽然有时也把某些短语称之为读。况且，书中只分析了辨识读的标记和位置（读之式），也论及读的功能（读之用），但没有分析读的內部结构。涉及短语内部结构的是所谓“次”。主次和宾次对动词而言，指的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偏次和正次是偏正短语的构成部分，前次和同次则构成同位短语。不过，马氏立“次”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称说”，并没有意识到句法分析（短语结构分析）在语法分析中的重要性。黎锦熙的《国语文法》提倡“句本位”，没有专章分析“语”（短语）。有时提到“名词语”、“形容词语”、“副词语”，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只涉及短语的功能，而没有解剖内部结构。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的讨论，分析“水流”、“花红”之类的语言单位，既把它们当作短语，又把它们看成句子。最早注重区分短语和句子的著作，当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5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著作大都有专章分析词组（短语），也说明它们的联系和区别，给人们的印象是：汉语的短语结构与句子结构相同，区别只在于有无语调。例如丁声树等所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讲到析句的步骤：“对并列结构采取‘多分法’，其他结构一律用‘二分法’”。这里的分析方法与短语的结构分析并无二致。

1979年出版了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主张用层次分析的方法析句,可是并不认为第一次的切分就能决定句子的结构类型。例如分析“慢慢地你就明白了”,第一次切分出修饰语“慢慢地”和中心语“你就明白”,属偏正结构,这不表示句子的结构类型。这个句子属主谓句,因为“你就明白”是主谓结构。又如分析“他已经毕了业”,第一次切分出主谓结构,可以认定它是主谓句。第二次切分出修饰语“已经”和中心语“毕了业”,属偏正结构,可是谓语的 structure 类型是动宾,而非偏正。有人(例如许绍早)曾经对这种析句方法表示怀疑,担心理论上自相矛盾。其实,这里的问题不难解释:句子分析是在句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关键是修饰语不影响句子的结构类型。如果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认为所有的语言单位都带有修饰语,包括零修饰语。也就是说,单个的名词属于名词短语(NP),单个的动词属于动词短语(VP)。这正如汉语的音节结构都有声母,包括零声母一样。

短语构成句子须有一定的条件,即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的成句因素。构成句子的要素,最明显的是语调,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之一。例如“鸡叫”属主谓结构,但不是主谓句。有人问:“什么东西在叫?”回答说“鸡叫”,这才是句子,它带上了陈述语调。这里的“鸡”必有所指,这里的“叫”有特定的时间规定。所以,指称因素和时间因素也是成句的重要条件。指称因素属于名词性成分,时间因素属于动词性成分,这是最常见的情况。有些句子不是主谓结构,例如:“下雨了!”这里只有陈述,其中的“了”表达出时间,指称则隐含在语境之中,即当地。

一般认为汉语的语序比较固定: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朱德熙以为汉语的语序比英语灵活,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固定。其实,说汉语语序固定,讲的是句法结构;说汉语语序相当灵活,讲的是句子结构。句子有